通志堂經解

B017.4
0094.66

13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故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貳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粢醍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用稷故鄭知粢當爲齊引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粢醍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用稷故鄭知粢當爲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醍酏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下有澄齊故云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醍酏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下有澄齊故云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醍酏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下有澄齊故云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

其鼎鼏鼎而入設於作階下南北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載於俎也案少牢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刻其琴瑟者琴瑟以誦是也管磬鍾鼓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已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疑於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七以瑤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其鼎鼏鼎而入設於作階下南北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刻其琴瑟者琴瑟以誦是也管磬鍾鼓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已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疑於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七以瑤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酸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酸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祜也五行遂者地之祜也五常順者民之祜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祜其致如此可不務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美精則常貴而質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酸所以在戶粢醍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廣之在室至近也醴酸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則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敬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又禮書曰經有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執盎從祭義夫人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涚酌是也有言三齊者玄酒三齊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醍酏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下有澄齊故云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

其鼎鼏鼎而入設於作階下南北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刻其琴瑟者琴瑟以誦是也管磬鍾鼓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已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疑於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七以瑤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酸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酸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祜也五行遂者地之祜也五常順者民之祜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祜其致如此可不務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美精則常貴而質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酸所以在戶粢醍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廣之在室至近也醴酸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則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敬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執盎從祭義夫人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涚酌是也有言三齊者玄酒三齊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醆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醍酏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下有澄齊故云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歐在鼎南東首牲在歐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設於鼎西以次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其鼎俎者以牲煮而且孰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也

其鼎鼏鼎而入設於作階下南北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刻其琴瑟者琴瑟以誦是也管磬鍾鼓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已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疑於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七以瑤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酸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酸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祜也五行遂者地之祜也五常順者民之祜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祜其致如此可不務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美精則常貴而質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酸所以在戶粢醍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廣之在室至近也醴酸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則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敬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執盎從祭義夫人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涚酌是也有言三齊者玄酒三齊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

受福酬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享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橫渠張氏曰承天之祜順理則是承天祜祐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爲承天之祜非早計也愛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似之矣易曰聖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滫棜以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合也周禮祝有六一曰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者所以尊神類物也腥其俎謂脈解而燔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燔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蒲席也冪覆尊也滫棜淅米也炙肉也交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

云合享享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復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爲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蓋者以上世之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薦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道爲善故爲大祥

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邊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祀爲重要其義亦不在乎玉酒羹哉之爲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

嚴陵方氏曰合享則合衆物而享之大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鼎鼏故曰實祖廟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報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山陰陸氏曰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者所以爲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蓋者以上世之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薦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

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子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矣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宋之郊也存商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配天周祀后稷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不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素秋之郊不子而非魯之僭籍其說甚明設從傳註烏足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酸莽及尸君非禮也是謂瞽君大夫有金石之禮樂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時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僭君冤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與大夫俱不明也酸莽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武衛及軍器魯君謂僭禮之君也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酸莽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冕舉諸侯冕弁諸侯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尸禮器宗廟之制甲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酸莽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酸莽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冕舉諸侯冕弁諸侯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尸禮器宗廟之制甲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酸莽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酸莽及尸君非禮也是謂瞽君大夫有金石之禮樂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時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僭君冤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酸莽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冕舉諸侯冕弁諸侯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尸禮器宗廟之制甲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酸莽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時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孔氏曰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時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孔氏曰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時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昊天帝於南郊有曰祭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攝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軒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曰大夫祭不得用

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協者存之亂者誅之所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賢由之而可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默幽陟明之道行焉然則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㮣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儐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粗則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蓋禮所以節文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別

蔣氏曰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降典皐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蓋平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也蓋其節文顯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爲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舉天下不齊之情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攘有智者謀有勇者倡有巧者詐君臣炎炎乎其上鰓鰓然唯恐天下之軋已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一旦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嚴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郎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忌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猶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黃氏曰君以禮爲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踰倍其僭如晉國三軍而又立三行之類是皆倍增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卑權下但竊幸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君失政柄上下僭濫既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瀆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廢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曰法無常法以禮爲體禮以法爲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故言禮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爲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則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焉民爲教民爲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哉

蔣氏說見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敬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與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以下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官室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取爲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爲與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敬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與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與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行之節也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官室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官室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

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鬬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殺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殺以降命其言禮義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殺以降命其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橫渠張氏曰殺以降命命今也如殷人貴命今之今文之類也今之今書古之敎命也

馬氏曰殺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殺以降命言天社之謂殺地則知殺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則知興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敎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必先有所稟受而其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則必降于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也然政正而人無不從政譬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本立禮有要寧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差等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殺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殺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上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殺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內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戶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蓋稟稟乎其危也彼其處勢位之尊崇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蓋必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而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先王之敎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則

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揚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呆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統之教皆行於上而御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則不得爲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夫人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四明沈氏曰參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存玩其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嘆息愁苦之弊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參天地之自然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心揆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爲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爲三矣既與天地而爲三矣又與鬼神而並立夫既與鬼神而並立則其闔知來藏往之機與神物前民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其所存者自其降命而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其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君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　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無爲謂之自然之理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其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君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　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無爲謂之自然之理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其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君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　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無爲謂之自然之理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橫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有不備是豈有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强天下哉必如是而後爲思於是率情以生事狥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恣苛刻而失愛邮逞暴殄而隳德化舉天地人物之所具存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噫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備者而爲之說曰因者君之綱彼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愛其情也

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爲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爲過以天下而贍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贍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

上者宜無為而逸下者宜有為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兩故人皆愛其死而惡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盧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足致命愛死節而恥偷生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患也君可以明人乎故曰繼續幽明

薛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為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患也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患也諸民甚事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患也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患也

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過平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訴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於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義人則不是事人則失位聖賢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若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一家爲衆略於遠而詳於近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道之同而若一人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無吾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聞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倫明於人利使之謀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啡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中國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論者每以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狥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爲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已外天下而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下則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則尚之天下也其民訾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而已

武夷胡氏曰欲惡心之大端也即言灾於弟而已

天下之義背利從忠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大義開闢充塞以亟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宏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知隋民之情漠唐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庶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漠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孰天下之大教就一時之小廉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拠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之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孕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一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惡也而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也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度也欲其所可惡而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克家者也即言灾於弟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眞具於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奪其天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奪其天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奪其天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

延平周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處相依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

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

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

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知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

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拠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別而

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

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孕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惡也而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處相依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嚴陵方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

延平周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處相依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處相依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嚴陵方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眞具於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奪其天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奪其天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

長樂劉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順此所謂有節於內而觀無不察矣孟子知齊王之大欲而齊王以爲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含禮何以哉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內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內萌而外中禮節考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爲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莆陳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焉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學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易睽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求眞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覩之際見其功於內外不分之初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不處矣禮記論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合禮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於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物靈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成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天地之德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物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與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申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體此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最靈

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粹謂傑特品彙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發謂純粹之者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也是生也則人之爲人不既兼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以具焉其形之所自生其質也又有所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爲德地以載物爲德人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要道其孰能與於此哉禮之爲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體此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以與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與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古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相似也

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其舒慘也出入其消長也主一不可也是爲陰聖賢之道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魄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而生此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合而不離而後靈於萬物是爲鬼神之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爲人若是之不苟然也況觀兩間榛榛狉狉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

通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狹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

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五行之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五行之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舉以言之而已矣

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爲日星是以其竅上通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其光下垂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和平協順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明也日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日有遠近是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蓋三五者數之所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焉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後學 成都 程 復
巴陵 鍾謙鈞重刊

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容稽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玄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東陬朔弦望晦無愆無忒繩繩之誡寔由聖人調劑中之感應乎天地明所以播於五行者已備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江陵項氏曰案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帝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則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十有五而盈三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五章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五章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

象天之六氣五下祈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等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鐘終於中呂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大呂夾鐘中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鐘至大蔟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陽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上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二律為下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誤矣書云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大蔟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以至十律之為宮餘律之為商角徵羽為二變旋之為十二宮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莫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妄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而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始六陰所以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終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西鍾為宮大蔟為商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為羽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蕤賓為羽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先儒謂夾鍾為角大蔟為羽此律之相次者圜鍾為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之主也物於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蕤賓為角大蔟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而為十一以相生而為律呂之數焉其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經故以一為宮三為宮五為宮而已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緯故以一為宮二為宮四為宮而已其為宮之數不過五其旋相為宮之數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之數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蓋天地之中合而為十一以相生而為律呂之數焉其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經故以一為宮三為宮五為宮而已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緯故以一為宮二為宮四為宮而已其為宮之數不過五其旋相為宮之數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為宮之數不過五其旋相為宮之數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蓋天地之中合而為十一以相生而為律呂之數焉其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經故以一為宮三為宮五為宮而已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相生而為緯故以一為宮二為宮四為宮而已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薛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也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焉鯀因洪水而汨陳之彝倫攸斁天乃與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敘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徵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爲冬者然也而木爲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爲夏者然也而木爲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是律中林鍾之管也而黃鍾爲之宮矣林鍾爲之宮矣五味各有所主而調以滑甘因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六章質之月令稽之內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食齊視春時葱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爲質之道居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宜蓋物以故而滯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麗於奇偶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順欲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冶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順欲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冶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順欲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冶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順欲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冶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孔氏曰自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順欲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冶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